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51
T52
1654
v.8

斯文正統卷之八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再濂校正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程　顥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

變而文帝不書累勝書也觀此則陋畧可知

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傳葢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葢必本諸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而盡去

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政而不可得。則因謂令有邇前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使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縣令賢則一邑之人沐其福。不肖則一邑之人罹其禍。所繫匪淺渺也。故三考黜陟而外。又寓其義

於褒貶以勸懲之後世郡縣之志固其遺也但志所載一切有褒而無貶且其所褒能不若陳壽魏收之阿私者或寡矣又焉用此具文爲哉伯子所言穆然有復古之思而聖人久道化成之理亦在其中

留心此道者有幾

崇安縣學田記

朱熹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羸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迸逃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音痞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絶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

饑會共桑

曰聖曆，曰既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歎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遊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

資身無策驅而納諸學宮得千從中措

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以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

處是所望於賢有司

一世之人如狂

先王之法安在

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謡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豊屋連甍（音萌）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耻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

指意所由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龠（音藥）合（音各）之私焉。則廣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其、材甚高。聽公理財。皆辨其謀。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

浮屠氏豐屋良疇將安用之。而況非忠無君非孝無親爲吾道大蠹乎。逐其人奪其所據作養士之需善矣。不然察其絶不繼者漸次歸之學官。如趙

侯之於崇安斯亦移風易俗一大機括也

僧人濡亂不法者宜絕其籍如崇安側

治天下者當倣而行之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朱　熹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龠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婺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

大人之媢嫉乃爾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叔度賢矣

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旣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伯斛者爲之。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歛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

青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毋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難
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
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
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
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

吾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則功業矣况脩葺墳冢乎

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鄉里鄉黨則固吾聖人
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况叔度之爲
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延及乎十保之間以成先
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

說破病根

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惻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之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旣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

天下大勇者能發天下大慈

又附以此意。婺人叅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覩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説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殁。守其説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

范公義田爲宗人設。潘公社倉爲鄉人設。兩者並

舉雖有水旱昆蟲之災親踈遠邇無告饑者即謂
功奪造化可矣
智不足以謀一身力不足以謀一家庸衆也知僅
足以謀一身力僅足以謀一家庸衆也求免於庸
衆何道而可必也大之濟天下小之濟一邑乎必
也用之利蒼生舍之利鄉里乎潛公爲鄉里造福
而不能繇一邑以廣之天下蒼生也葢亦有不得
已焉者矣

從來與作
真文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真德秀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畊農、不可貸。故兼制倉。舊仰糴常平。常平法久壞。使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盻盻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亡策。則蠲貨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糴。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闕侯晉、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

見義而爲

變而通之與時宜之

春秋書大罪魯君臣

來聚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糴本。如諸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獲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更故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者曰。一年不

此所以爲賊害

讀懷這段必腸繞不愧父母之字

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爲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瘠吾赤子。韓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羅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繫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韓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鄙其私。一夫失理。居爲之弗寧。一夫罹罰。饋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圄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窃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

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
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生。無
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
挂逋籍者。蠲弛勿干詰。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
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
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
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
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
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甑。豈無來者續。

心併見北學

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俟之心為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俟規約在。此弗書。

按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後世王制廢而蓄積寡乏有年大有年在春秋反為記異豈能免於不足與急與國非其國之患哉牧

民者酌盈濟虛多方補救其間若賑糶固其一端也建陽之舉其間朱子之風而興起者乎文亦典古懇摯直追學田社倉諸記

義田記

錢公輔

親而貧則不必賢疏而賢則不必親大有權衡在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

有定數則人無妄覬

瘠已肥人
視楊震以清白遺子孫固爲適之
晏子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固矣然不如此則

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刱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

不足以瞻三族而澤被齊國之士若管大夫豈足以節此故曰儉德之共侈惡之大

膜之外盡爲胡越

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桓子常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大。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祿之充。奉養之厚。止

乎一巳而巳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必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獨高其義。以遺其世云。

按律姑表兄弟兩姨兄弟貧而不相救濟者有罰則同姓可知巳文正曰吾吳中宗族甚衆自吾視之固有親疏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也均是祖宗之子孫而或富或貧或飽食煖衣或啼飢號寒豈足以瞑九泉之目哉義田之設固分內事越數

百年此輩何寥寥寥也

按公生平田園在人則視爲已有貨利在已則推爲人有是故道義之樂形骸可外麥舟之賜父子同心非大公無我而能之乎

惟其憂宗人之憂故能憂天下之憂不然非親親仁民之道也與墨氏之兼愛何異

湖山好景都在目前

意與慘淡憂然難堪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

寓興飛揚欣然欲往

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正是這個

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此等題一入文人手便要鋪張點綴取悅耳目此

獨以瀟灑跌宕之致出之把平生一片熱心腸一
段大本領津津言下遂若與岳楊樓同其巍煥嗚
呼此其所以作與橫渠而開西銘之傳也與
先生嘗有言曰四岳我尊八荒我吞浮雲我决白
玉我切吾取以狀狀斯文

有體無用爲釋老行用無體爲管晏

萬邦恊和暨鳥獸魚鱉咸若止仁之謂也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記　眞德秀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奏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若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陛下君人之位、則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爲至。若只姑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陛下爲先皇之子。不但生而

孝它屢人若從孝兩章便見得

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先帝於牆食則見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先帝之志述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爲孝之至不然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之事陛下當止於敬者但以擎跽曲拳爲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爲敬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他如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下平此却曰

三代而下平天下者之窠竟說不得明明德三字

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

說書耳。非有意爲文也。然而言君則堯舜。言子則武周。言臣則伊傅。漢唐以來。豈復有引其君以當

道如西山者哉把玩再三不覺竦然起敬
伊川在經筵每進講必於文義外反覆推明歸之
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
非有人君事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
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
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
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
舍如此非後世之鑑乎繇此觀之講官之說與經
生家訓詁不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告君之道

思過半矣

儒者言定二氏亦言定字同而其所以定則異

枯木死灰

定軒記

眞德秀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貽書於某曰。盍爲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以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

又歷履卜從違

試看風急音笑入寒夜誰紛是當門定卻人

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爲明天子所任屬。蓋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幙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近臣而總六師之職、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指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況於履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爲吾耳目之險。心志之械者。坌至錯立於前。菀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

千變萬化
究有寂然
不動者存

又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
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
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爲主而我從之古之君
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所以養
吾心而爲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
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
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
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很曰吾守
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

窮理交相爲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
大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爲先朝名侍從公
之所學自其家世日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
懾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
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葛端調曰公凡爲人作堂室記文必告之以大道之
傳爲學之序使其人得之真若置師保於座右允
爲行已模範視乎世之隨事賦情因人舉義褒崇
屋宇之藻麗侈述功業之無窮者雖工何取耶

首引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二語極
得定字之神又嘗以其意推之其效具在咸艮二
卦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以其無心而後能感也
主爻在九四貞吉悔亡非定乎憧憧往來則不定
矣此以言乎定之體也艮之彖曰艮止也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所謂隨事
以應之使各適其可者也此以言乎定之用也體
用兼該然後可云吾儒之定若二氏則有體而無
用矣此文雖不言易而易之理固在其中

定者不動心之學也孟子之不動心自知言養氣來眞子之言定自窮理主敬來窮理所以知言也主敬所以養氣也言雖殊而理則一

韓魏公生平未嘗以胆許人葢自許也嘗駐延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內遽褰幃帳公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頗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此其於死生之關何定也張忠定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

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此其於禍福之關何定也朱文公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始知有指揮此其於得失之關何定也王文成鄱陽之戰與同志坐中軍談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先生出見之退而就坐談説如初神色自若頃之走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之退而就坐談説如初神色自若此其於勝敗之關何定也嗚呼若四公

者非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側而目不瞬者耶學不至是而言定恐爲矯情鎮物者藉口矣

[illegible]曰便要辨明不以記老氏之徒而恕老

勿齋記　　真德秀

江西方士揚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學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非禮而使勿之。子之師惡人之爲禮而欲絶之。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矣。而吾子彊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僞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師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覆

即從楊氏中見得不學禮無以立雖在道家亦然何等嚴正

嚴而不客辯迎之

載之大。不能舍是以立。況囿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爲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宮曰觀云者。雖毋爲之主可也。主焉而弗統乎屬。屬焉而弗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巾屨。褫音恥棄而體居。攫音巨噉音鏡鬭奪。恣睢而罔禁亦可也。夫既不能外是以爲安而曰、吾將絕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必也。嘗學乎孔氏矣。今雖寄迹於此。吾之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告之。況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

引洪範補用思字爲作聖之本而後四者始有着落

乎是顧顧一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記雖然勿之爲義吾子亦當深味之乎夫視聽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顏淵還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爲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其爲求仁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

戢辭也故崴

蕭獨於勝私空慾之際其辭崴焉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日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凜凜乎不可犯也。君去惡弗力則爲善弗勇。勿之一辭所以爲鏖音敖強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檝也。休文而誠有志於此其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可不勇於自拔也哉。休文名至質今爲閣皁 講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品題在。

孔子嘗就老氏問禮退而有猶龍之嘆則弁髦禮法蓋有激乎其言之也此語周有見且出自其

徒之口尤見爲師諱過之意至於引墨歸儒婆心
又津津言表其扶植禮教也大矣昔人謂蘇氏之
文每從無中生有此文類是而理則不誣觀者不
可以不之察也

予困知録云克己如養身然培植元氣則諸症自
消若臨時用力一症發纔服一藥終日勞攘病根
仍在故顏之四勿未病而預防之也憲之不行既
病而強制之也篇中提出心字作主正是此意

葵軒記　　陳敬宗

黄州太守方公佐初爲邑嘗以葵名其軒而徵言爲記葵菜之微者也埤雅謂其心隨日光所轉陸士衡詩有云朝榮東北傾夕頴西南馳若然則是葵類乎有知者也夫植物本無所知得春之雨露而生得旻之風霆而長得陽和涵煦而暢茂蕚焉而舒葩焉以敷其心欣欣然而馨榮若將有感恩之私焉宜其隨日光所向而傾仰之也一草之微尚然況人爲萬物之靈者哉夫日君象也君之于臣除殘去暴以衛其

天高地厚
恩何之乎

生分田制祿以厚其養錫封頒爵以隆其名冠冕佩玉以華其躬恩極至矣而凡臣之感是恩者非委身殉國一飯不忘不可也非尹吉甫之夙夜匪懈諸葛孔明之鞠躬盡瘁亦不可也此方公葵軒之名所以立也託物以見志因名以顯實夙夜鞠躬其所以感戴歸仰圖報朝廷厚恩者其心宜何如哉公自太學生一蹴而至縣令自縣令一蹴而至郡守非公之幸也蓋其感恩之心念念不忘亦猶葵之傾向太陽一刻而不相背故天有以默相之耳詩所謂求福不回

樂只君子
福祿葵之

觀此詩更切

者也爵祿之崇也其又可以涯涘哉是爲記

先生肅師範不阿中貴與文清同介則其事君之忠無愧周吉甫漢諸葛也明矣是以借葵見意舉平生一片忠義肝胆形諸筆端也

只以無耻有耻兩意翻弄自饒興致

耻巻記

羅倫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倫曰人不可以有耻。自其初也。不可以有耻。自其後也。不可以無耻。自其初也。天完於人。王完於璞。若有耻焉。是自喪其寶也。故曰、不可以有耻。自其後也。夫玷於人。王玷於瑕。若無耻焉。是自喪其寶也。初無及矣。防其後所以復其初。故曰不可以無耻。今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初也。有耻之心。無耻之事。大人者不失其初也。自有所不爲。遣之於其所爲。則能充其無穿窬之心。無所往而不爲

孟子之言學也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學恥爲人其學孟子之學乎伊尹之言志也學乎弗克

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自有所不爲而充之則穿窬可至於大人自語默之微而不謹則士或入於穿窬可不畏乎吾聞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可恥也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爲己可恥也學而爲人仕而爲己是皆穿窬之類也學恥爲人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無恥矣仕恥爲己君必致於堯舜民必推於熙皞無恥矣故曰恥之於人大矣無恥之恥無恥矣憲使陳君文耀以恥名菴學恥爲人而志

學欲希堯舜真心愧耻若撻於市仕耻爲己其志伊尹之志乎

爲己仕耻爲己而志爲人斯二道也君其孳孳焉斯無失其初文曜曰聞子之言乃見孟軻

孔子以知耻爲勇孟子以羞惡之心爲義程子以面發赤爲惻隱之心仁也義也勇也皆可以一耻兼之耻之於人大矣哉

以一事不知爲深耻曰耳之耻也以一念不正爲深耻心性之耻也猶曰耳何若治心性

必如先正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而後可云有耻必如先正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而後可云無耻

說得凛然可畏

常春堂記

羅倫

外父雲巘翁、與其弟、與言、與莊、爲堂於南園、曰、常春、命子塤羅倫爲之記、倫適與客過其堂焉、方嚴冬也。風饕發而氣栗烈。冰柱挂簷。雪花如手。坐良久。足麻木。齒牙下上。指僵袖。不得屈伸。客笑曰、今日之春何在乎。常如何也。指酒壺曰、春在此乎。非也、巡簷索梅花。笑曰、春在此乎。非也、二物雖可名春。非春之常也。夫天地之化。煥而爲春、熱而爲夏。涼而爲秋。寒而爲冬。方其至也。推之而不可拒。及其去也。執之而不可

知時序之春而不知睟盎之春

留雨生於雲水生於山雲與山不得而有也春生於天天且不得而有之而人欲有之以爲常不亦惑與倫曰是非容所知也夫春在天爲元在人爲仁固春之爲也邵子曰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是春形於身則睟面盎背形於家則父子慈孝兄弟友讓夫婦唱隨郎其人入其室如在春風中矣臯夔稷契得之爲唐虞之春伊傅周召得之爲三代之春孔子得之爲萬世之春當時弟子得之浴沂詠歸亦爲聖人之所與自是千有餘歲周子春於濂溪明道春於河南夫

明道見濂溪詩人曰

在春風中坐了一月可想師弟間春之意

是春也得於天而有於我是固所以爲常也翁兄弟靑白嬉怡群從朝夕奉觴和顔是亦所以爲常歟翁老矣翁之子孫收是春於身未用春於家用則春天下進進乎周程夔臯之域而後可以爲常也翁字與仁兄弟五人與廉與爵已世云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春可常乎哉乃天地之春不常而人能常之達則登一世於春臺之上窮則群吾徒於春光之中雖時方肅殺萬物彫落而太和氤氳生意盎然所謂功奪造化者非與是以隆冬

沍寒之月一陽生焉易之復卦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學者從事於不遠之復則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何地不春何時不春也而又何靡常之有

宣化堂記　　劉冏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日造化宣而遍之。物付之物。人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綿綿屬屬自然氣盈而不容已。所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鳶飛魚躍。莫非大化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其

聖人所以補造化之職

太和元氣充塞兩間

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修其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歌。暴戾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亘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於是時君宣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化。至於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化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不已。至於不宣。化而不已。至於無所化。故人伸天化

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於我合我於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而天化窒群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顧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戩故郡邏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負主治有聲嘗於時豊政暇之際新其府

從政事堂記鎔化得來

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繇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於宣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為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典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倖祿於此、待月於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

静修有元一代人物也胸中經濟生平未獲一試當於此記見之正蒙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先生之學幾於知化體化故筆墨淋漓天之氣人之時殆無剩義魯兩生漢四皓未審有此玄悟否也

和敬軒記　　徐愛

凡公堂之後、必承以軒、爲賓寮退息燕食之所。代多以退思名軒。示蒞政保民。惟艱惟重。安危治忽。間不容髮。故雖晏食斯須之頃。亦不可忘慮云爾。厥義淵矣哉。而玆軒故無名、予既以和敬名軒、一日與同寅蹇君舜卿、楊君良佐、燕食既畢、二君從容請曰先生名軒之義、何居、予曰、二君未之知乎。吾有所懲矣。夫吾與二三子者。相處於玆二載矣。吾恒自省焉。二三子之相與也。情若扞而未孚也。義若格而未伸也。予

議寅寮不協之故

曰何也世之病於寅寮之弗協者我知其故矣吾又以自反焉夫有所利而相私則爭生焉吾若有相利乎無也有所能而相形則嫉生焉吾若能而相形乎無也有所尊而相攘則爭作焉吾若有相攘乎無也又有冥冥斂蹤昭昭是飾彼直剛者聞而惡焉斯譬矣吾若皆昭昭其行者也又有蠅聲蚋迹諂讒易惑此邪暗者聽而疑焉斯間矣吾若皆不惑其聽者也夫五者無一於是而有是未伸焉何哉我知之矣吾質本柔也吾筮仕焉懼其和而流也吾故矯以嚴焉

陽明有言

目仁之溫

恭亦沉潛祗畏同從師訓求

欲厲己也而不知其病於人也欲伸己也而不知其屈於物也夫人既病矣則情何暇於我乎物既屈矣則義何敢於我申此矯枉之太過也吾思而得其道焉寅寮之處其以和爲貴乎葢不可以苟異也故曰同曰協故曰爾惟和衷然而非流也其以敬爲主乎葢不可以苟同也故曰寅恭然而非嚴也敬以爲主而和以行之故其道爲休戚相體爲可否相濟惟相體則雖厲己而人不以爲病故其情易孚惟相濟則雖伸己而物不以爲屈故其義易申情孚義申夫然

遷善改過足和敬功矣

倪兢虢反已又諒諍誨人筆下便見講學意

後善可聞而過可改。相遷善改過。夫然後存諸一身爲和德。藹諸一堂爲和氣。播諸一郡爲和風。德和則言行無所拂。氣和則事物無所戾。風和則群小不能間。夫然後吏有所畏而不敢爭利。民有所恍而不敢言。欲其治化也。爲熙協。其感召也。爲禎祥。斯可食玆祿。長玆民矣。匪和敬曷從。故曰吾有所懲矣。於是二君者始踖然若不安焉。既嗒然若自失焉。既冷然若自省焉。舜師起謝曰。其質剛類。而病盬。請以和爲教矣。良佐起謝曰。其質柔類。而病流。請以敬爲教矣。予

曰二君其亦有懲乎。雖然盍兼之。庶無吾初之過乎。
二君復起謝曰。然請遂銘於斯。則僭說諸予。乃爲銘
而記其說。銘曰。匪敬則慢。匪和則散。敬則純一。和則
統同。匪徒官箴。作聖之功。

先生在餘姚之門。以妹婿受業。稱顏子。父老相傳
未束髮刺吾郡。攻其政事不少概見。所存者惟此
記而已。主敬以爲體。和衷以爲用。體用兼該。是爲
眞學問。是爲大經濟。彼簿書俗吏何足以語此

剛峰記

羅倫

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聲欬已而欷歔企慕至爲之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於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眞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周子之所好者也思欲與天下之人同進於剛以是凡游於予者皆以剛益之惟恐其墜

劉商容告老子之案齒是至理

人有欲則無剛故引艮及大畜

於柔也。梁君德剛、亦其一人已。君諱侃、初無字、子字之曰德剛、則以剛峰易其字、欲君顧名思義、果於剛而不墮於柔焉。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隔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或曰、子之論則辯矣。象君之剛而以山何也。夫人之不能剛者、動於欲也。易以艮象山。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不動於欲矣

兩卦而歸之無欲可謂端本澄源

君子退焉弗及亦是剛小人凛然難犯亦強梁

大畜以艮畜乾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無欲
而應乎天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仁天德也子々
困於婁有司欲周之德剛曰以汝而受有司之餽乎
於是推其有以同之成予之剛者君有力焉以是知
君之必能剛也易之象凡陽必剛凡陰必柔剛者必
君子柔者必小人剛進柔退則成泰柔進剛退則成
否安得如君輩之剛者百數十人置於中外廢天下
家泰之福乎此固予之志而非今日之可言也雖然
剛之成泰者繫乎天剛之同天者在乎已君姑勉其

在己者以俟乎天也是爲記

易雖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又看其時其地何如以三爻論之則二五爲中以六爻論之則三四又爲中中雖柔亦吉不中雖剛亦凶故周子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說要歸於中焉止矣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剛柔互濟則善未可以踦勝爲也然則文毅何爲云爾乎曰文毅之所謂剛孔子之未見孟子之難言者也以義理不以血氣蓋乾道天德而豈彊陽好勝之比哉讀者辨之

議論若許筆情縱妙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

參觀辨難 言論譎然

書有明徵 不然義於 懷遠矣

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旣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益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益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

按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之

旣開小人遷善之路又鼓君子

得以有爲也斯益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旣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旣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毁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

猶可以化之也。

蚩尤列祀典朱買臣妻崔氏會稽到今尸祝焉其
故皆不可曉縣象祠推之若入作者手當有一段
至理存焉矣

夷陵有曹操廟中屠子迪毀之唐肅爲文稱其力
足以有爲勇足以勝私信矣蓋陽明之文意在勸
善屠子之文意在懲惡兩者俱有關於風教

氣骨過興　[illegible]動了

從吾道人記

王守仁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且夕摽紙吟嗚，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

世間有之但不可以槩天下士

引咎責躬

何生泰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
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
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
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
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
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
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
身焉得無旣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

詳與性
成奕秦
樹秦何

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𦍒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音兼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傞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學問者則鬨然其非

笑指弄村權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曆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耳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唯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

學者解此便會長進

陸象山長楊敬仲二歲敬仲舉進士先象山聞本心之說遂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可與此老同稱大勇

世眼遑遑如是

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音掞）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

吾爲苦邪吾方揚鬐鬣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眞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眞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眞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

眼前語頭說的這也痛快

個中真意味料得少人知

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必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

只是不[illegible]

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先述驕倨之狀後叙尊禮之誠便如個活蘿石同堂對話一般既而談道說法歷歷參前則又恍然耳提面命也倔強如溫陵背以不獲北面爲恨況他人乎

退之師說每借以開悟來學然所言者規摹太槩

可窮源探本直接尼山衣鉢無如此篇

禮稱七十曰老而傳蘿石之年去此無幾幸獲一代大儒爲之師遂足千古視功名之士日暮途窮偶爾得志誇耀一時者固自天淵乃世之人恒羡彼而失此橫渠所謂要做貴人不要做好人秦漢以來學者大病也

標字文法

宗祧所關故拳拳此一塊肉

五芳井紀　黄道周

丙子之役定興范孝廉之妻馬氏死焉其子婦從死焉其三女又死焉繼三女而死者媵婢凡九人兩井幾為之溢嗚呼烈矣是時一子呱呱在側顧急麾之去曰而無從而有父在也其亟逸去以全而祀憶其於生死之際亦何其確然不少動恬然而知所擇也或曰發難以來其死者不可稱計或遂泯然無聞焉豈獨范氏見稱乎曰死而未有必死之志則亦人莫之知也得其死矣而未有聞固生者之羞也曰死生

入奉嘗一段見忠臣烈女靖潔其身而已矣

下段議論便有割捨不得處故

亦大矣何獨以望之一女子曰、非也奉嘗鹿公則固
已死之矣曰、不幸而地方有故固必如奉嘗之死乎
曰、非也仲尼不死桓魋曾子不死武城居是邦也非
有地方之責未聞必死者也然則奉嘗又曷爲死之
奉嘗蓋視其身足以繫一邑之安危故慨然以身當
力不繼而後死之死之死義也非死國也曰范氏婦又曷
爲死之曰、婦人無家國之責以其身從夫者也然則
孝廉固未有害也又曷爲死之曰使必緩須臾死將
不得其死矣故范氏婦之死死身也非死國也曰、死

見危授命未曰思

以感慨意妙然似自爲地

義與死身固若是重與曰一人不有其身天下事乃無一可爲人人不失其身於以蕩平天下難矣曰然則曷爲不使其子死之曰從父而生義也從毋而死非義也嗟呼余忠宣之陷賊也其部下三千人無一生者范氏婦死而滕婢皆從焉節義之氣是以感人如此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以奉嘗之死爲死國是從吏矣引植髭武城二証極有斤兩見鹿公之死以人重非人以死重也若婦女之身有死無貳義不得援天在爲辭篇中自

問自苔備極層折而一意自描淡寫無粉黛氣名
下無麗詠矣
媵婢非有必死之志者也見其主人之烈烈而死
故不忍泯泯而生其機如此假令爲文姬蔡氏篆
奴誰肯引決若是然則媵婢亦幸矣哉
寧晉張氏五烈與芳非正同愚嘗爲之立傳追滿
城范氏女未歸而殉其夫允史册所希覯者自甚
姿諸貴人以至草野賤士皆有唱和余不佞亦有
一言弁其簡首嗚呼得非定與范氏有以風之也

哉記內云得其死矣而未有聞生者之羞也毋二
復此語君或承之矣